



弗吉尼亚·伍尔夫： 性别差异与女性写作 研究

Virginia Woolf: Sexual Difference and Women's Writing

潘 建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弗吉尼亚·伍尔夫： 性别差异与女性写作 研究

Virginia Woolf: Sexual Difference and Women's Writing

潘 建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弗吉尼亚·伍尔夫:性别差异与女性写作研究/潘建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9161-4

I. ①弗… II. ①潘… III. ①伍尔夫, V. (1882 ~ 1941)—小说研究
IV. ①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7534 号

责任编辑 马爱农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责任印制 张文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45 千字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4.25 插页 2

版 次 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161-4

定 价 3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意义	2
第二节 研究现状	6
1. 国外研究现状	7
2. 国内研究现状	16
第三节 主要内容、研究思路、方法与对象	21
第二章 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女性主义	24
第一节 弗吉尼亚·伍尔夫与西方妇女解放运动	24
1. 伍尔夫与第一次浪潮	25
2. 伍尔夫与第二次浪潮	32
3. 伍尔夫与第三次浪潮	36
第二节 弗吉尼亚·伍尔夫与性别差异思想	38
1. 性别差异概念	39
2. 性别差异表现	43
3. 性别差异思想的影响	49
第三章 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妇女写作	54
第一节 “家庭天使”与妇女写作	54
1. “家庭天使”形象	55
2. “弑母”与文学创作	57
第二节 “女性句式”与妇女写作	59
1. 妇女写作的难题	59
2. “女性句式”与写作实践	61
第三节 “雌雄同体”与妇女写作	66
1. “雌雄同体”概念	66
2. “雌雄同体”观与小说创作	69
3. “雌雄同体”的文学意象	73

第四章 女同性恋情感书写与身体写作	77
第一节 女同性恋情感书写	77
1. 女同性恋情感的表现形式	78
2. 异性恋主流文化夹缝中的呻吟者	85
3. 女同性恋文学创作的深层原因	91
第二节 “黑暗大陆”:女性身体写作	95
1. 物化的身体	95
2. 女性欲望写作	97
3. 返回母体	101
第五章 女性历史的缺席与重构	107
第一节 追寻失落的“母亲家园”	107
1. 失落的女性历史与传统	108
2. 追寻女性历史与传统	113
第二节 重建“母亲家园”	117
1. 为历史“补遗”	117
2. “虚构”历史	124
3. 从失语到“喧哗”	130
第六章 父权中心解构	135
第一节 在边缘与中心之间	135
1. 公共/私人领域关系及其批判	136
2. 跨越边界:从边缘走向中心	141
3. 模棱两可与自我矛盾	145
第二节 虚化中心:从内部解构父权中心	149
1. 空虚的中心	150
2. 解构中心	154
3. 置换中心	158
第三节 “局外人”与“局外人社团”	161
1. 伍尔夫夫妇的“局外人”身份	162
2. “局外人”文学群体形象	163
3. “局外人社团”	167
结语:超时代的弗吉尼亚·伍尔夫	175
参考文献	179
弗吉尼亚·伍尔夫作品名称缩写对照表	195

附录一：弗吉尼亚·伍尔夫生平简表	197
附录二：国外近五年弗吉尼亚·伍尔夫研究述评	209
后记	221

第一章 緒論

西方女性主义流派林立,有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激进主义的女性主义、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的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女性主义等等。无论是哪个流派,它们的前提是一致的,即父权制(patriarchy)^①社会中的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认知、观念、伦理等各个领域都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正如中国社科院女性主义研究专家李银河所说:“尽管全世界妇女的生存状况有着极大的差别——有地域的差别、贫富的差别、文化风俗的差别、阶级的差别、种族的差别、民族的差别等等——她们却有着一个共同点:相对于男性,她们处于较低的地位。”^②因此,她们的目标也是共同的:在全人类实现男女平等。

活跃于二十世纪初期的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③与女性主义有着不同寻常的联系,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史中占有非常重要而特殊的地位,被尊为先驱。这不仅是因为她曾亲自参与了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一次浪潮^④,并且受影响至深,更因为她的写作揭露了当时英国女性低人一等的社会处境,突出了女性意识与经验,致力于建构女性价值体系等。事实上,在她去世后的几十年中,国内外学术界,尤其是女性主义研究领域,对她的兴趣和研究有增无减。

本章分三节,将分别介绍本书的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思路、方法与对象。

① “父权制”这一概念从词源上与父系(patrilineal)和男性家长(patriarch)同源,“表示一种男性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性不平等制度。”详见李银河,《女性主义》,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第4页。

② 李银河,《女人权力的崛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1页。

③ “Virginia Woolf”有几种汉译:弗吉尼亚·伍尔夫、弗吉尼亚·伍尔芙、弗吉尼亚·吴尔夫、维吉尼亚·吴尔夫、弗吉尼亚·胡尔弗等,本书从第一种译法。但如果引文采用的是其他译法,为了尊重被引用者,则沿用其译法。

④ 关于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阶段,详见第二章第一节。

第一节 研究意义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英国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女作家，在男性主导的英伦文学历史之中，她仍是那最闪亮的几颗文学巨星之一。她被西方女性主义者尊为先驱，其女性主义思想是性别差异（sexual difference）思想指导下的女性历史、女性文学史、女性写作、雌雄同体、女同性恋等观点构成的理论共同体。她将这一理论全面应用于其文学写作与批评，改变了当时文学批评话语惯有的表达方式，提供了理论文本的另一种可能性，从而使女性主义思想以截然不同身份在文学批评中脱颖而出。她的后继者们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深入到文化批判，形成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流派，使其成为当代西方文化的重要维度和关注中心之一。

伍尔夫出生于特殊时代的特殊家庭，形成了她的特殊性格和特殊经历，她因此而成为特殊矛盾集合体：出身书香门第，却未接受过正规教育；未接受过正规教育，却成为知名作家；文学成就斐然，却不断遭到男性作家和批评家的排挤；出生在特别强调道德意识的维多利亚时代大家庭，却长时间遭到同母异父兄弟的性骚扰^①；与丈夫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 1880—1969）生活了近30年，却过着无性婚姻生活；与丈夫感情甚笃，却不断与其他女性保持亲密的同性恋关系并将其写入作品之中；公众面前因写作成功而风光无限，私下里却过着病魔缠身的艰难生活，曾多次因“狂郁性精神病”（manic-depressive psychosis）发作而痛苦不堪，以至几次自杀未遂；最反叛（现实主义）传统，却致力于女性历史和文学史的建构，并强调女作家必须“通过女性先辈思考过去”；高度关注并亲自参与妇女运动，又与它保持一定距离；一生都在谴责父权制，实际生活中却和诸多知名男性保持密切关系和良好友谊，并从中获益匪浅，等等。我们认为，以上种种相互对立的矛盾成就了伍尔夫独树一帜的写作风格和“雌雄同体”（androgynous）文学观^②。

① 根据伍尔夫的自传，她有两个同母异父兄弟杰拉德（Gerald）和乔治（George），兄弟二人都曾对伍尔夫进行过性骚扰，而且时间长达十年以上。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一节。

② “androgyny”又译“双性同体”。它本来是生物学概念，即植物的雌雄同株和动物的雌雄同体，后来被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Coleridge）用来形容伟大人物的大脑兼具男性和女性特质。伍尔夫借用柯勒律治的概念，主要形容文学创作中男性和女性特质的统一。详见第二章第二节。

伍尔夫一生著作颇丰,有长篇小说 10 部、短篇小说 45 篇、政论文 2 部、传记 1 部、喜剧 1 部、散文和随笔 350 余篇。另外,还有她去世后由他人编辑出版的自传 1 卷、书信集 6 卷以及日记集 5 卷。伍尔夫的作品在二十世纪初期就已经被译成世界上的主要文字^①,在包括欧洲、北美、拉丁美洲和亚洲在内的许多国家出版发行,其中,自第四部小说起,在美国同期出版。伍尔夫在世时,就已闻名遐迩,膺获过诸多荣誉:1932 年,剑桥大学邀请她担任著名的克拉克讲座^②;1933 年,曼彻斯特大学欲授予她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39 年,利物浦大学欲授予她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不过,她不愿接受父权机构的荣誉而一一拒绝了。许多著名文学家/批评家都给予她很高的评价。譬如,与其同时代的诗人 T. S. 艾略特(T. S. Eliot)认为,伍尔夫的地位非常特殊,是当时伦敦文学生活的中心,并将其与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相提并论:“当代作家中,伍尔夫夫人是最使我想起约瑟夫·康拉德的一个。”^③著名艺术批评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④认为,伍尔夫的思想是世界性的:“没有几个人达到了伍尔夫身上那种世界性和世界大同主义。”^⑤批评家戴维·戴希斯(David Daches)也认为,伍尔夫完全可以凭藉其小说本身来取得她应得的地位,那些作品表明,她是二十世纪不容易被世人遗忘的寥寥可数的作家之一。“她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女小说家,这一点几乎没有疑问,虽然她本人可能会因为这种评判含有把她从全体女性中分离出来的意味而表示异议。”^⑥

去世(1941)后的伍尔夫,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注意力的转移以及她身为女作家的身份,其声誉有所下降,但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第二次浪潮和女性主义研究的兴起再次上升,而且其文学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研究她的人也越来越多,研究成果与日俱增。美国著名的女性主义者、伍尔夫研究专

① 伍尔夫的作品被翻译成各种文字的时间是:法文和瑞典文:1927;德文:1920 年代;日文:1930;中文:1932;意大利文:1933;西班牙文:1935;希腊文:1940 年代;丹麦文:1941;葡萄牙文:1954;波兰文:1960 年代。

②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的克拉克(Clark)讲座是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系列讲座,每周一次。伍尔夫父亲莱斯利·斯特芬(Leslie Stephen,1832—1904)曾在 1883 年主持过这一讲座,这对于这个一生都在为未能上剑桥大学接受正规教育的女作家来说,是个莫大的荣幸和补偿,因此,她非常看重这项殊荣。

③ 引自瞿世镜编选,《伍尔夫研究》,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第 142 页。

④ 克莱夫·贝尔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哥哥索比(Thoby)的剑桥大学同学,后来与伍尔夫的姐姐瓦内萨(Vanessa)结婚,并育有二子:朱利安(Julian)和昆丁(Quentin)。

⑤ Cited from Jane Marcus, *Ar tand anger: reading like a woman*,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76.

⑥ 引自瞿世镜编选,《伍尔夫研究》,第 152 页。

家简·马柯斯(Jane Marcus)认为,伍尔夫与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和马歇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地位一样重要:“就像沃尔特·本雅明,伍尔夫既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又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如果我们能够既为社会批评又为诗歌欣赏来阅读普鲁斯特,那么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阅读伍尔夫。”^①马柯斯觉得,伍尔夫似乎不曾生活在自己的时代,而是直接与下一代的“我们”进行对话似的。英国女性主义者兼伍尔夫研究专家雷切尔·波尔比(Rachel Bowlby)将伍尔夫的作品比作《圣经》,认为她的文本像《圣经》一样为几乎所有的角度提供了丰富的支撑:她抓住了生活的意义以及妇女的真正本质,她既是受人尊敬又是被人憎恨的对象,也像《圣经》一样,她有时干脆被当作“文学”本身^②。长篇小说《达罗卫夫人》(*Mrs. Dalloway*,1925)^③、《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1927)和《海浪》(*The waves*,1931)等既是意识流写作的经典,又与《远航》(*The voyage out*,1915)^④、《奥兰多》(*Orlando*,1928)、《岁月》(*The years*,1937)、《幕间》(*Between the acts*,1941)等一起成为女性写作的典范;政论文《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1929)^⑤和《三枚金币》(*Three guineas*,1938)^⑥被尊为女性主义“圣经”,其中,《一间自己的房间》还被定为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史中七部指导性文献之一^⑦。该文自1930年代到1990年代之间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⑧,指导着这些国家的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性主义理论及文学研究。关于现代小说理论的散文,如《论现代小说》(“On

① Jane Marcus, *Art and anger: reading like a woman*, p. 97.

② Rachel Bowlby, *Feminist destinations and further essays on Virginia Woolf*,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3.

③ “*Mrs Dalloway*”: 又译《达洛威夫人》、《达洛卫夫人》等。弗吉尼亚·伍尔夫作品的译名各不相同,为了统一性,本文只采用一种。但如果引文中的译名不同,为尊重原译者,则沿用其译名。

④ “*The voyage out*”: 又译《出航》。

⑤ “*A room of one's own*”: 又译《一间自己的屋子》、《自己的一间屋》等。

⑥ “*Three guineas*”: 又译《三枚旧金币》、《三个基尼金币》、《三个基尼》等。

⑦ 其它六部著作分别是: 法国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的《妇女城》(*The book of the city of ladies*,1405)、英国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1791)、法国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1949)、美国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1963)和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1970)以及澳大利亚婕曼·格里尔(Germaine Greer)的《女太监》(*The female eunuch*,1970)。

⑧ 1930年代,《一间自己的房间》被译成法文和西班牙文,1940年代被译成中文,1950年代被译成日文和瑞典文,1970年代被译成德文、丹麦文、葡萄牙文和希腊文,1980年代被译成意大利文,1990年代被译成波兰文。

Modern fiction”, 1915) 和《班奈特先生与布朗太太》(“Mr. Bennett and Mrs Brown”, 1924)^① 等, 被认为是对现代主义小说的经典解释,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对于女性主义者来说, 散文《妇女与小说》(“Women and fiction”, 1929) 和《妇女的职业》(“Professions for women”, 1931) 等, 被认为有与《一间自己的房间》和《三枚金币》同样的价值。伍尔夫诞生百年纪念的时候, 美国人海伦·杜达(Helen Dudar) 在《周六评论》(Saturday Review) 上发表了题为“弗吉尼亚·伍尔夫崇拜”(“The Virginia Woolf cult”) 的文章, 称她“已经成为学术界的玛丽莲·梦露。”^② 由莫特墨·艾德勒(Mortimer Adler) 主编、《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和芝加哥大学联合出版的《西方名著》(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在 1990 年扩版重印时^③, 加进了四位女作家的作品, 其中就有伍尔夫^④, 她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史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伍尔夫被认为是二十世纪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 被多个学科领域称为代言人, 但她最重要的地位还是体现在其女性思想和意识以及女性写作等方面。她的女性思想和意识具备了女性主义的主要特征: 包容性、复杂性、矛盾性, 丰富而繁杂, 影响到了她不断变化的题材、实验以及散文和诗性写作, 早已超越了她所生活的时代。出于对整体性与和谐的渴望, 她的女性写作是从强调妇女受到不公正待遇开始的, 她抗议的首先是妇女的生存状况, 然后向纵深发展, 以至在《三枚金币》中, 她有了谴责整个西方文明的倾向, 并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意识远远超过了当时妇女解放运动所追求的政治和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她认为, 政治上的解放并不等于心灵上的自由。千百年来形成的父权体制、观念、习惯等都不是一夕之间就可轻易根除的, 因此, 女性要争取真正的解放和自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 伍尔夫还认为, 长期以来, 女性与男性的活动性质、活动范围、活动内容等都不一样, 从而形成了不同于男性的价值观、生活习惯和思维模式。如果女性只是强调男女的相似性, 就会渐渐消融在男性模式中。她在《妇女与小说》一文中大

① “Mr. Bennett and Mrs Brown”; 又译《贝内特先生与布朗夫人》。

② Helen Dudar, “The Virginia Woolf cult”, in Saturday Review, Feb., 1982, p. 32.

③ 该著第一版是在 1952 年, 主编为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s) 和莫特墨·艾德勒(Mortimer Adler)。

④ 其他三位女作家分别是: 简·奥斯汀(Jane Austen)、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 和维拉·凯塞(Willa Cather)。

胆提出：“无论生活中还是艺术中，女性的价值观与男性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①后来又在《一间自己的房间》、《妇女与小说》、《女性小说家》（“Women novelists”，1918）、《男人与女人》（“Men and women”，1920）等散文中多次强调男女因性别差异而引起的诸多其他差异，并且指出，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女性的价值观得不到重视。伍尔夫主张，女性应该提高自我意识和对自身的认识，应该意识到男女之间的差异，忠实自己的感觉，敢于承认自己的不同，并重视自己的价值观，建立起自己的价值体系，以差异观替代相似性来争取男女平等。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伍尔夫将这些思想贯彻到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中，差异观成为她作品中的主要议题和内容。很显然，伍尔夫的这些意识和主张都远远超出了妇女解放运动第一次浪潮的目标，不符合当时的“潮流”。

女性主义在中国也已成为显学的今天，对伍尔夫的性别差异思想及其写作研究将有助于国内学术界更好地了解这位女性主义文字先驱人物及其在二十世纪英语文学史，尤其是女性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提供最前沿的女性主义及其文学研究资源，将我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推向更广更深发展方向发展。

第二节 研究现状

国际学术界对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和作品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和研究，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由于历史的原因，虽然我国学术界对她的研究始自二十世纪 30 年代，但全面研究却是从二十世纪 80 年代才开始的^②。虽然散见的成果不少，但是成系统的深入研究却不多；对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与创作进行研究的不少，但对其女性主义思想中核心内容之一的性别差异思想及其在作品中的体现进行专门的研究尚付阙如。

① 弗吉尼亚·伍尔夫，《弗吉尼亚·伍尔夫随笔全集》IV，王义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 1632 页。由于本文引用伍尔夫文本较多，为简便起见，以下凡出自伍尔夫作品的中译引文，均以夹注形式置于引文后括号中。如果是由笔者自己翻译的，将以脚注的形式标明英文出处。又，本文所引用的伍尔夫作品，凡有中文翻译的，一律采用已有的中译本，译者信息参见本文后“参考文献”。

② 限于资料，本文所论及的研究情况主要指中国大陆地区，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1. 国外研究现状^①

无论是伍尔夫本人,还是她的作品,都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浓厚兴趣,既有猛烈的攻击,也有强有力的辩护。概括地说,国际学术界对她的研究具有从业人员多、研究成果多、分布地域广、涉及面广、持续时间长等特点。主要西方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亚洲国家如中国和日本,拉美国家如阿根廷和巴西等,早在二十世纪 20—30 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伍尔夫研究。时间上,国际学术界的伍尔夫研究可分成四个阶段:1950 年之前为第一阶段,1950—1970 年代为第二阶段,1980 年至 1990 年代为第三阶段,新世纪开始为第四个阶段。虽然在第一与第二阶段之间有个相对的低潮,但从第二阶段开始,伍尔夫研究一直兴盛不衰。每个阶段都与时代发展紧密相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尤其是第二和第三阶段,与女性主义的发展阶段紧密相连,并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而发展。主题上,伍尔夫研究虽然重点突出,特色鲜明,但涉及面极广,几乎与二十世纪以来的各种文学理论和人文学科有关。

无论作为小说家、散文家还是文学批评家,伍尔夫都是非常成功的。在世时,她的声誉主要在先锋写作和意识流写作技巧,人们将其意识流写作技巧和成就与马歇尔·普鲁斯特、詹姆斯·乔伊斯 (James Joyce) 和威廉·福克纳 (William Faulkner) 相提并论,肯定她为“现代主义”文学所作出的贡献。可能因为二十世纪初期两次世界大战和一场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等政治大事件吸引了人们太多的注意力,抑或是文学界或文学批评界对伍尔夫作品的政治立场和女性意识还没有充分的认识等原因,较之于伍尔夫研究的后三个阶段,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而且涉及的面也比较窄。为数不多的研究主要围绕伍尔夫的小说及其写作语言进行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有:英国小说家维尼弗莱德·霍尔特比 (Winifred Holtby) 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批评传记》(*Virginia Woolf: a Critical Memoir*, 1932)、法国学者弗洛里斯·德拉特 (Floris Delattre) 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心理小说》(*The Psychological Novel of Virginia Woolf*, 1932)、德国学者英吉伯格·巴顿豪森 (Ingeborg Badenhausen) 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语言:对现代英语小说文体学的贡献》(*Virginia Woolf's language: a Contribution to the Stylistics of the Modern English Novel*, 1932)、英国小说家 E. M. 福斯特 (E. M. Forster) 的

^① 由于笔者所收集到的外文资料仅限于英语资料,因此,国外研究现状主要来源于英语研究资料。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941)、德国学者艾瑞西·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的《模仿:西方文学中的现实表现》(*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1946),等等。霍尔特比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批评传记》是第一部对伍尔夫小说进行研究的著作,聚焦于1920—1930年代的现代主义与传统写作之争,审视了伍尔夫七部长篇小说^①和众多短篇小说及其所包含的矛盾。霍尔特比还涉及到了女性主义议题,成为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研究第一人;巴顿豪森以文体分析视角对伍尔夫作品中的语言进行了深刻分析,包括句法、形容词和副词用法以及自由间接话语的使用等;这些研究中,奥尔巴赫的《模仿:西方文学现实表现》对伍尔夫的长篇小说《到灯塔去》第一部第五节的分析最有影响,他的阅读把研究者的注意力引向了伍尔夫小说的形式主义特点:全知叙述者的消失、叙述者声音和人物声音的混淆、小说世界的多视角表现和主观化陈述等。以上代表性研究显示,从一开始,伍尔夫研究就是世界性的,涉及欧洲各主要国家。第一阶段的研究主题虽然不够宽泛,但是它们几乎都成为日后伍尔夫研究的母题。

在伍尔夫去世的1940年代,其威望有所下降,伍尔夫研究也随之降温。这不仅与人们注意力集中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给全世界带来的灾难有关,也与父权主流文化的价值判断标准以及主流媒体的宣传有关,还与妇女解放运动本身有关。根据父权价值判断标准,伍尔夫的作品没有“宏大叙事”,是狭隘和偏颇的,并将其归于善感作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女性获得了她们为之奋斗了很长时间的选举权和其它一些政治和法律权利。尤其是紧随其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女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工作机会,许多女性都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经济独立。这时的主流媒体和舆论都认为,女性在获得了这些权利以后,再谈女权显得过时。女权运动者自己一旦获得了上述权利,也觉得丧失了战斗目标而备感彷徨,妇女解放运动随之走入低谷。从这种意义上讲,伍尔夫的声誉走入低谷也在情理之中。

伍尔夫关于两性之间存在差异,而且女性价值观与男性价值观同样重要的思想,直至1949年,法国女性主义大师西蒙娜·德·波伏娃出版了女性主义思想史上划时代的经典著作《第二性》以后才引起世人关注。因为该著作多次引用伍尔夫的观点,并在其性别差异观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性别”(gender)概念。《第二性》成为1950—196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第二次

^① 这七部小说分别是:《远航》、《夜与日》、《雅各之室》、《达罗卫夫人》、《到灯塔去》、《奥兰多》和《海浪》,囊括了伍尔夫的主要长篇小说。

浪潮的前奏曲,该次运动的理论基础和政治主张都以两性差异为基础,即在强调“性别差异”的基础上要求两性平等。伍尔夫的性别差异思想因此成为是次浪潮中女性主义的思想基础,她关于女性价值体系以及女性历史与文学史的主张成为女性主义的理论源泉,她对女性意识的探讨、对女性语言独特表达方式的研究、对女性经历与体验的描写,以及对女作家文学创作状况的关注等都成为女性写作的典范。1953年,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丈夫伦纳德·伍尔夫编辑了她的部分日记以《一个作家的日记》(*A writer's diary*)的题名出版,让人看到了她不为人知的一面;1960年代后期,4卷本《弗吉尼亚·伍尔芙随笔全集》(1966—1967)也由英国伦敦霍加斯出版社(Hogarth Press)出版^①,伍尔夫许多论述女性主义思想的论文、散文和随笔全面展示了她的思想,为学者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资讯和资源;1960年代末期,迈克尔·霍尔罗伊德(Michael Holroyd)写的利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②的传记增加了人们对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Bloomsbury Group”)的兴趣^③,也为伍尔夫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于是,国际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研究伍尔夫的热潮,伍尔夫研究就此进入第二阶段。

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第二次浪潮波及到西方各主要国家,该阶段的伍尔

-
- ① 伦敦霍加斯出版社是伍尔夫夫妇于1917年创办的。他们创建该出版社的初衷是想缓解弗吉尼亚·伍尔夫因写作带来的精神压力,但它很快成为出版界的新秀,并且以支持年轻艺术家著称。该社出版过许多后来都成为知名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例如,首次出版了T. S. 爱略特的《诗集》(1919)和《荒原》(1923)以及心理分析学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英文版全集等。对于弗吉尼亚·伍尔夫来说,自己创办出版社最重要的一点是,她可以几乎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写作,而不用担心出版商的审查或删减。因此,除了最初的两部小说,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全部作品都是由霍加斯出版社首次出版。
 - ② 利顿·斯特拉奇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兼传记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密友,曾向伍尔夫求婚,但是很快悔婚,因为身为同性恋者,他无法想象与伍尔夫一起生活的前景。
 - ③ 1904年,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父亲莱斯利·斯特芬去世后,斯特芬兄妹四人——索比、瓦奈萨、弗吉尼亚和安德里安(Adrian)——卖掉了海德公园门(Hide Park Gate)22号,搬到了戈登广场(Gordon Square)46号。哥哥索比带着剑桥大学的同学和朋友常来这里聚会。渐渐地,每周四晚上的聚会成为一种惯例,著名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Bloomsbury Group)藉此形成。尽管后来的聚会地点多次发生变化,人员也有增减,但自始至终,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画家姐姐瓦奈萨·贝尔都是这个团体的核心成员。该圈子的其他成员也都是文艺界极负盛名的知识分子精英,包括政论家伦纳德·伍尔夫和艺术批评家兼美学家克莱夫·贝尔、历史学家兼传记作家利顿·斯特拉奇、作家E. M. 福斯特、凯塞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以及德斯蒙德·麦卡锡(Desmond Mc Carthy)和莫莉·麦卡锡(Molly Mc Carthy)、诗人T. S. 艾略特、画家罗杰·弗赖(Roger Fry)和邓肯·格兰特(Duncan Grant)、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John M. Keynes)以及数学家兼哲学家波特兰德·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哲学家G. E. 摩尔(G. E. Moore)等,其中麦莱夫·贝尔和伦纳德·伍尔夫分别娶了斯特芬姐妹俩——瓦奈萨和弗吉尼亚。他们每个人都曾在各自领域作出过很大的贡献,都值得大书特书。

夫研究范围也明显扩大,研究主题随之系统和深化,涉及人物传记、女性主义、雌雄同体、现代主义等主题。该时期的代表性成果有:美国学者赫伯特·马德(Herbert Marder)的《女性主义与艺术:伍尔夫研究》(*Feminism and art:a study of Virginia Woolf*,1968)、伍尔夫姨侄昆丁·贝尔(Quentin Bell)的《伍尔夫传记》(*Virginia Woolf:a biography*,1972)、美国学者卡洛琳·赫尔布伦(Carolyn Heilbrun)的《走向雌雄同体》(*Towards androgyny:aspects of male and female in literature*,1973)、德国学者英吉伯格·韦伯-布兰迪斯(Ingeborg Weber-Brandis)的《伍尔夫的〈海浪〉:意识流小说的解放潜能》(*Virginia Woolf's TW;the emancipatory potential of 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Novel*,1974)、美国学者菲利斯·罗斯(Phyllis Rose)的《女作家:伍尔夫传》(*Woman of letters:a life of Virginia Woolf*,1978)、美国著名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专家伊莱恩·肖尔瓦特(Elaine Showalter)的《她们自己的文学》(*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e to Lessing*,1978),等等。虽然马德的著作篇幅不大,但是他是首位对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进行全面而系统研究的学者,与E.M.福斯特相反的是,他充分肯定了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传记方面,伍尔夫姨侄昆丁·贝尔撰写的《伍尔夫传记》成为伍尔夫传记的转折点,引发了学术界对伍尔夫生活的极大兴趣,此后有十部以上的伍尔夫传记出版,将其生活与写作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在读者面前。关于伍尔夫雌雄同体观的研究,以赫尔布伦的著作为代表,从1973年到1974年的两年间,就有四本著作问世^①,可谓风行一时。这些学者大多以女性主义立场,从宏观的角度出发,主要在肯定伍尔夫雌雄同体观(也有少数学者持否定态度)的基础上,或对英语文学史中的雌雄同体女作家进行宏观考察,如赫尔布伦^②,或从伍尔夫的性格和特殊经历出发研究她提出此观点的原因,如贝茨(1973)^③、克立

① 除了赫尔布伦的著作,另三部论述伍尔夫雌雄同体思想的著作是:南希·贝茨(Nancy Bazin)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与雌雄同体想象》(*Virginia Woolf and the androgynous vision*,1973)、爱丽丝·凡·克里(Alicevan Kelly)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事实与想象》(*The novels of Virginia Woolf:fact and vision*,1973)和简·诺瓦克(Jane Novak)的《平衡的险境:弗吉尼亚·伍尔夫研究》(*The razor edge of balance:a study of Virginia Woolf*,1974)。

② 赫尔布伦对雌雄同体概念在英国女作家作品中的运用进行了全面考察和研究。她认为“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中的大部分人都具有雌雄同体的性格,伍尔夫是该文化圈的核心人物,她自由地同时发展了男女两方面的性格,因而能够创造出展示雌雄同体幻想的小说来。

③ 贝茨同样肯定了伍尔夫的雌雄同体思想,认为她结合了两种全然相反的性格——男性的和女性的,这跟遗传有关。贝茨粗略地区分了阳刚与阴柔类型的经验,并使其对应伍尔夫两个阶段的精神病——狂躁(女性的)和抑郁(男性的),并认为伍尔夫在狂躁阶段的经历使她具有特别的创造力,她的生活就在这两极之中摇摆和煎熬,而雌雄同体就是这两种力量间的理想平衡。因此,雌雄同体概念成为读者理解伍尔夫小说的关键,不仅其作品是在探求这两种生活观之间的和谐平衡,而且其全部事业也都是在寻求自身两种对立倾向的和谐。

(1973)以及诺瓦克(1974)等。此外,肖尔瓦特对此也有非常独特的分析。虽然《她们自己的文学》套用了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暗示对前辈女性主义思想的继承,内容更是沿着伍尔夫关于女性缺席于英国历史与文学史的观点而进行的“补缺”工程。但是,肖尔瓦特并不赞同伍尔夫的雌雄同体观,她在书中辟专章批判了这一观点,认为伍尔夫是在去性别化(desexualisation),是在逃避性别特征(sexual designation),与其说这一概念是“富有成效的极致与完善”,不如说它是“一个无性与不育的隐喻”^①。也就是说,伍尔夫是出于害怕而逃避固定性别身份才提出这个概念的,她陷入到了超性别的整体论中。以上这些专论为第三阶段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初期,伍尔夫的全部私人档案——书信和日记——被陆续集结出版,人们开始了解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伍尔夫,她的最重要性也更加凸显出来。随着人们兴趣的高涨,对伍尔夫的研究再掀热潮,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伍尔夫研究进入第三阶段。该时期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从各个角度进行分析的都有,大致有以下几大类:生平传记、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学、雌雄同体、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其他研究等。传记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有:林多尔·戈顿(Lyndall Gordon)的《伍尔夫的作家生涯》(*Virginia Woolf: a writer's life*, 1984)、阿莱克斯·兹威德灵(Alex Zwerdling)的《伍尔夫与现实世界》(*Virginia Woolf and the real world*, 1986);赫敏恩·李(Hermione Lee)的《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997)等。这些传记作品从不同侧面对伍尔夫的生活和创作等情况进行了全面考察与研究,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其中又以赫敏恩·李撰写的长达900多页的传记最为著名,该书对伍尔夫的一生做了非常详尽的描述和评价,资料翔实,涉及面广,被认为是“里程碑式的”伍尔夫传记。

关于雌雄同体研究,除了林顿·戈登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家生涯》传记中有论述外^②,最著名的莫过于一些结合其它理论来解读这一观点的论述,如托利·莫伊(Toril Moi)的《性/文本政治》(*Sexual/Textual Politics*, 1985)、马吉科·米诺-品可奈(Makiko Minow-Pinkney)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与主体问题》(*Virginia Woolf and the problem of the subject*, 1987)等都借用了解构主义的观点对伍尔夫的雌雄同体观进行分析。其中,又以莫伊对肖尔瓦特的“回应”最为著名。莫伊在《性/文本的政治》一书中针对肖尔

① Elaine Showalter,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e to Lessing*, London: Virago, 1978, p. 289.

② 林顿·戈登与上述贝茨的观点类似,她广泛探索了伍尔夫创作才能的起源,认为后者的疯癫与创造力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很难分清二者之间的界线。